

抗戰回憶錄

李先良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抗戰回憶錄

(全一冊)

著者 李 先 良

發行者 乾 坤 出 版 社

青島觀象二路七號

電話(二)八五四八號

青島安徽路二十二號

印刷者 平 民 報 印 刷 部

電話(二)三六七四號

自序

八年來的神聖抗戰，寫下了中華民族禦侮圖強的歷史新頁。在這個偉大時代裡，凡站在抗戰旗幟之下的中華兒女，人人都有着酸辛的經歷，多多少少對於國家有些貢獻，自然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本書，算是我——一個戰鬥員底回憶錄。

我在民國二十二年到青島，嗣後從抗戰到勝利，始終在青島外圍領導着一羣鬥士們，和敵人拚命，遭遇過不少的艱險，也淌下了不少的血汗。八年的奮鬥，不能說沒有光榮的收穫，然而，這是一個軍人，乃至一個國民應盡的天職。現在目覩勝利到臨，故土光復，於願已足，至於個人献身抗戰的經歷，不過滄海一波，原無大事標舉之必要

；但是勝利以來接觸過的中外友好，登覽二勞，歛歛憑弔，有人還從老百姓口中，得到一些片段的故事，因此常常慫恿我要作個有系統的記述，我也頗以爲然。但過去戎馬倥傯，筆墨久廢，現在又簿書鞅掌，無暇執筆，偶得餘閑，便斷斷續續地寫下一些，這，只能說僅把往事畫了一個輪廓，並沒有去工筆描繪。

我以爲只要敘述是忠實的，即使不能曲盡當時的情境，但能給予人們以正確的認識，對於青年們底意志，多少有着啓迪，興奮和堅定的作用，就算達到了本書的目的，因爲我並不拿它來炫耀自己底功績，而是要用以激勵後起者奮鬥的勇氣。

由於我文字技術的拙劣，加上寫作時間的忙迫，草草成書，難免有粗疏掛漏之處，或者沒有顧到涉及他人的地方，還得請讀者指教和原諒！



勞山抗戰時之作



↑ 在 勞 頂

勞山戰地實景之一

→ 保 長 訓 練 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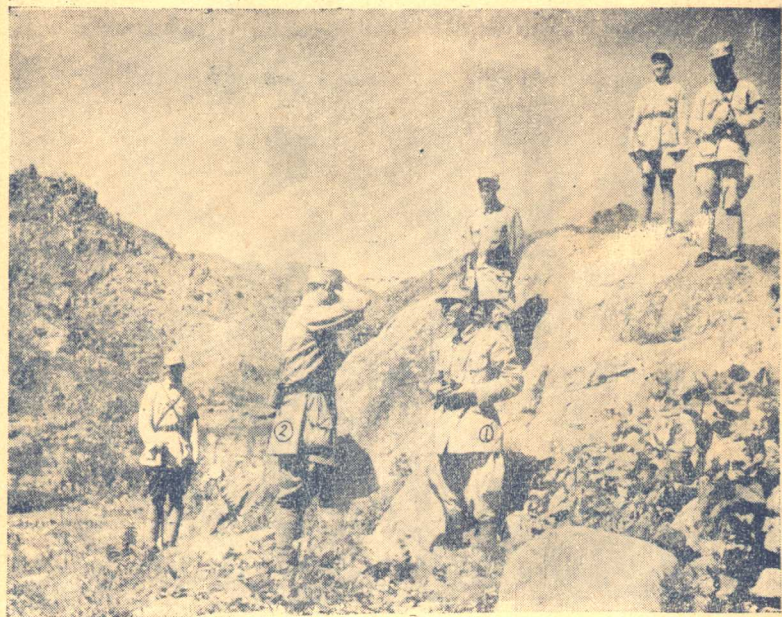


勞山戰地實景之二

↑ 在劈石口

← 突入敵紗廠繳獲之布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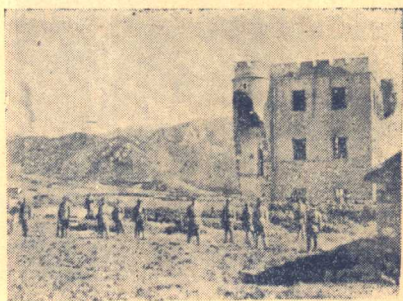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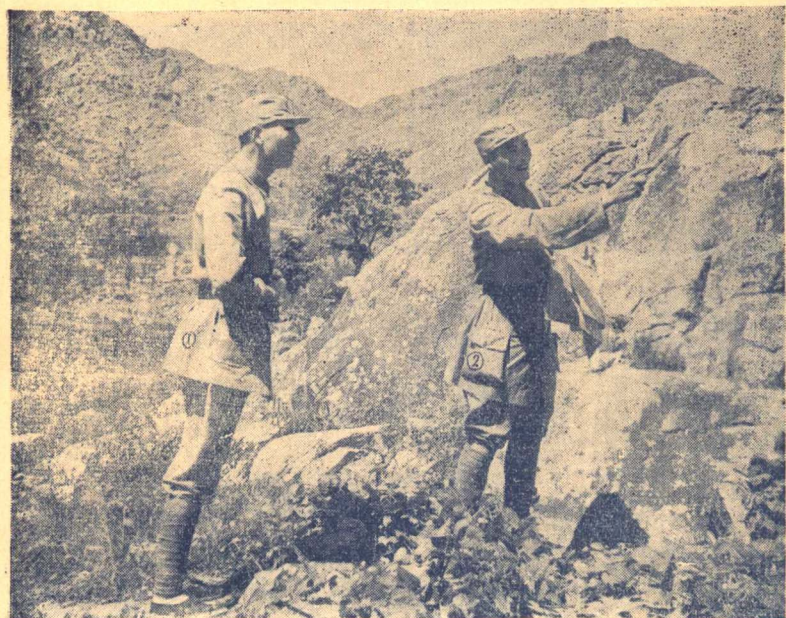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在 磚 塔 嶺

勞 山 戰 地 實 景 之 三

→ 攻 克 大 勞 之 敵 據 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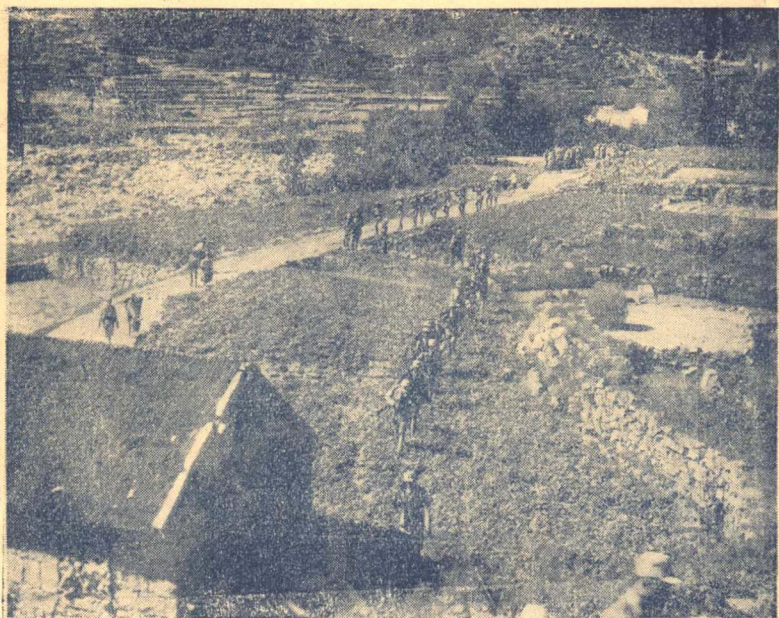


勞山戰地實景之四

↑在滑溜口



←俘獲之偽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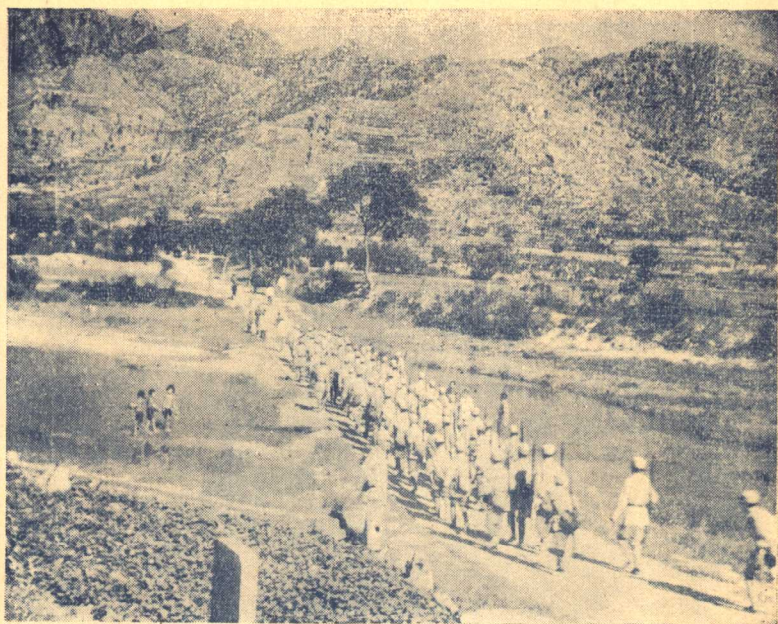


勞山戰地實景之六

↑在大河東村

←日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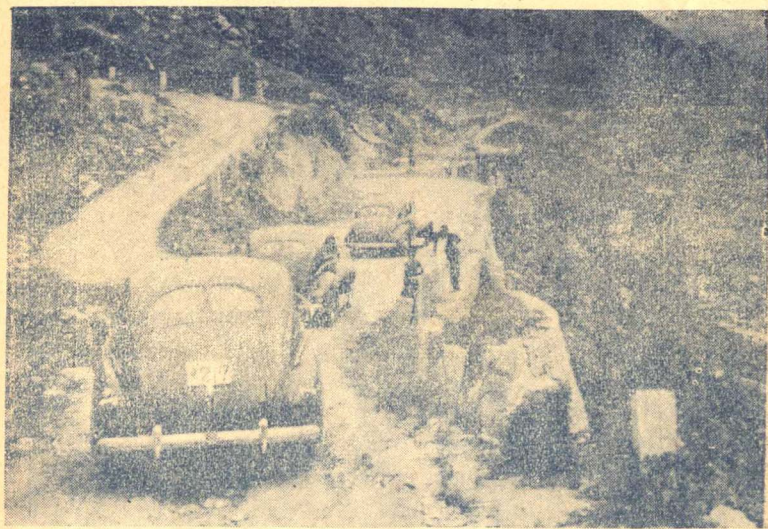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在 登 瀛

勞山戰地實景之五

合攝於寒寨觀 →
與投誠日軍賈藤茂夫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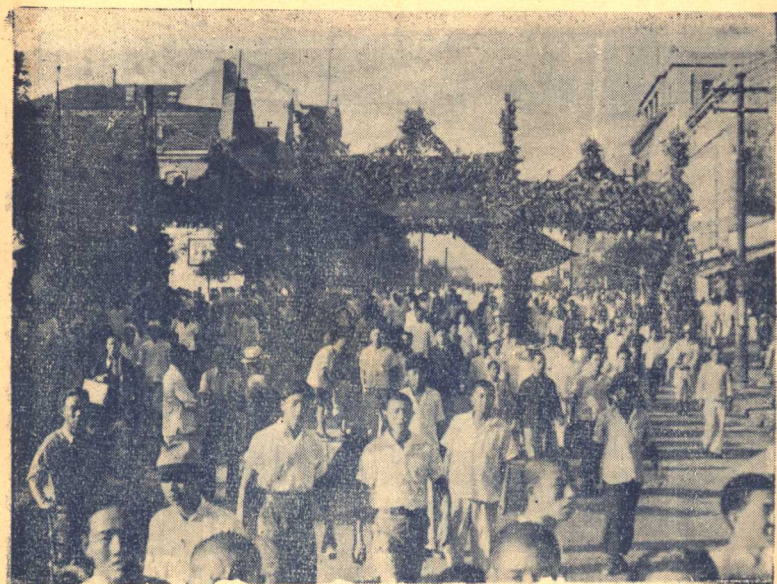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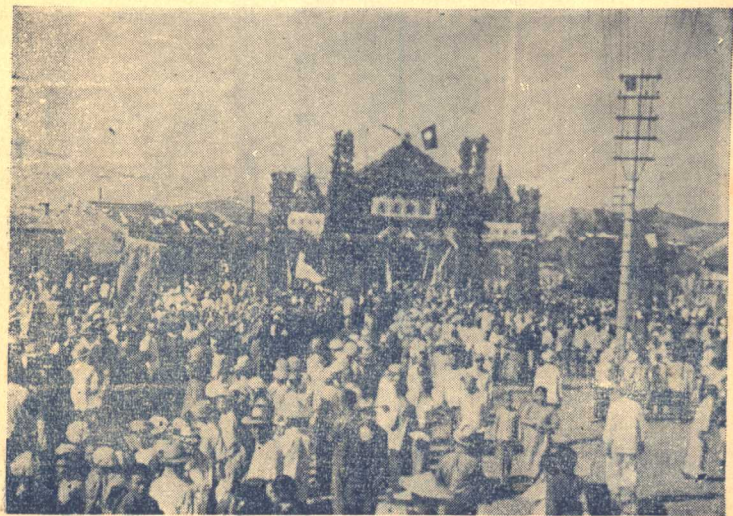
由鄉區進入市內



（日末森參謀長呈交一警） 接收市政府



歡 迎 羣 衆 之 一 瞥



青 島 光 復

抗戰回憶錄目次

自序

勞山戰地攝影

山東省分縣圖

青島市區域全圖

一、抗日的火種

二、青島的「八一四」事件

三、青島之焦土

四、魯東行署之成立

五、從魯東抗戰到勞山游擊

六、我們的根據地——勞山風景線

七、游擊戰

八、艱難的武器和服裝

九、保甲組織的功効

十、夜之偉大

十一、敵人的「掃蕩」

十二、壽光居喪

十三、青島保安總隊

十四、擊潰了敵人的「據點戰略」

十五、投誠之日兵

十六、青島光復

抗戰回憶錄

李先良著

一、抗日的火種

民國二十二年三月，我來到青島。從此時起，我便和這「青山碧海，綠林紅廈」著稱遠東的美麗都市結下了「不解之緣」。那時，我是中國國民黨青島特別市黨部的常務委員，正是市黨部被敵寇焚燬後黨務待重新恢復的時候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日寇趁機侵佔了青島，到華盛頓會議以後，雖然把它的主權，交還了中國，可是敵人還保留許多特殊的權利和勢力。九一八後，敵人更將華北劃為特殊勢力範圍，我們在青市推動黨政，無時不受到敵人軍事經濟力量的壓迫和阻撓，而黨務尤其是敵人仇視壓迫的對象。敵人認清了國民黨是抗日的領導者，所以當時會要求中央撤銷華北黨務活動，對於青市黨部自然是百計摧毀。因此我的行動，常受到敵人陸軍特務機關和日警的秘密監視；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敵海軍陸戰隊甚至登陸來逮捕。所以我在服務青島市黨部的期間——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——雖然置身丹山碧海的環境中，並無閒情去欣

賞，而內心的苦痛和憤慨，却是逐日加深。那時沈市長和我，分負黨政責任。工作困難的情形，可說超過任何一都市。我們只要遷就現實，採取親日的態度，就可減少自身的壓迫，得到意外的方便；可是顧念到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使命太神聖了，忠貞的市民對我們的期望太殷切了，我們不敢「苟安」「苟免」，只有不顧一切艱難險阻，同敵寇周旋奮鬥。

蘆溝橋的砲聲，警醒了中華民族的酣夢，燃起了全民抗戰的火燄，我感到多年鬱積的憤怒，得到了一個發洩的機會，更想到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遇到國家危難的時候，應該犧牲自我，來報效國家，決無視顏事仇之理，只有拿出抗敵的決心，抱定必勝的信念，和敵人長期拚殺，這便是引起了勞山抗戰的前奏。

此後八年，我在膠東和勞山，據守在此離開我們抗戰指揮塔的重慶迢迢八千里路的天涯海角，在敵寇包圍之下，斷絕了軍火的補充，斷絕了糧秣的接濟，我所統率的數千兵員，算是置之死地。情景既是如此，我只能強調精神的力量，督率所部，誓死與敵寇周旋，始終不撓。在八年當中，大小戰鬥，實不計其數。軍事行動並不因天時氣候而阻礙，不是敵人大隊人馬來「掃蕩」，就是我們出沒無常的去襲擊敵人。我們是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念」，缺少彈藥可戰，餓着肚皮可戰。我個人提起信心，認定抗戰必勝，認定中國不亡；然而必勝與不亡，乃是以參與戰鬥的軍民的必死為代價，所以絕不希冀以我所掌握的戰鬥力量，發